

巴
川劇叢刊

第 13 輯

尉遲恭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編輯凡例

一、編輯“川劇叢刊”的目的，是為了選擇川劇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，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參考。

二、“川劇叢刊”所收集的，首先是流行較廣、內容比較健康的舊有劇本，或者是經過整理或改編的傳統劇本。對於根據歷史或傳說故事而寫成的及反映現代生活的創作劇本，也準備適當編入。

三、凡傳統劇本，都是在尊重民族遺產，在兼存精的原則下鄭重選擇，並加以整理的。

四、“川劇叢刊”所收集的劇本，一般的都是經過了實驗演出。整理或修改劇本都吸收了演員參加。創作劇本則是經過反覆討論修改並實驗演出後確定下來的。

五、我們主觀上力求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這項工作，但由於水平及能力有限，難免有不够妥當之處，希望各地演員，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尉迟恭

(高 澄)

唐彬如 吳曉雷 金震雷等整理

前 記

唐朝皇叔李道宗，逼死採桑婦何翠屏。平遼王薛仁貴上殿參奏，道宗反誣告仁貴謀反，唐太宗將仁貴囚在天牢。鄂國公——尉遲恭憤憤不平，要与仁貴鳴冤，除奸正國。他在朝堂遇着道宗，二人言語冲突，尉遲恭打落道宗門牙二顆。唐太宗又將尉遲恭謫貶治田庄为民。后來鉄里金牙兴兵犯界，朝無良將，唐太宗起用薛仁貴出兵迎敌，被圍困鎖陽城。最后只好去召尉遲恭。剧本批判了最高統治者的是非顛倒，刻薄寡恩；同時把尉遲恭的性格，刻画得非常生動，可愛。

此劇原名“金貂記”，“曲海總目提要”解釋了“金貂記”這一劇名的來源：因唐太宗困陣得白袍將相救，賜以金貂，不知姓名。后來薛仁貴貧困，將金貂出賣於人，其人轉獻太宗，太宗方憶及當時陣中救主之將。此本較南曲本刪削頗多，已無上述情節，因此改為“尉遲恭”。

人 物 表

李道宗 (皇叔)	薛丁山 (薛仁貴之子)
張 杰 (御史)	中 軍
何翠屏	獄 官
四白套	三小將
四紅套	
薛仁貴 (平遼王)	程咬金 (魯國公)
刘 母 (何翠屏的婆婆)	牧 童
四武士	太 監
唐太宗(不上場)	樵 夫
獄 卒	百 姓 (甲乙)
徐茂功 (軍師)	莫老么
尉遲恭 (鄂國公)	尉遲夫人

第一場 採 桑

人 物：李道宗、張杰、何翠屏

〔桑園。李道宗、張杰、便服騎馬上。〕

李道宗：（唱“駐馬廳”）

芳草如茵，
紫陌紅塵馬蹄輕。
又只見百花開放，
蜂蝶飛舞動春心。
揚鞭玩賞西郊地，
陣陣春風撲面迎。
縱馬前行，（重句）
無邊勝景觀不盡。

張 杰：（唱其二）

燕語鶯聲，
萬紫千紅總是春。
又只見桃紅柳綠，
翩翩粉蝶舞花心。
垂楊枝外東風軟，
對對黃鶯高下鳴。

縱馬前行，(重句)

無邊勝景觀不尽。(同下)

[何翠屏上。

何翠屏：(唱“步步嬌”)

巧婦難為無米炊！

家貧無活計。

非怨奴把婦道違，

常言事急且相隨。

願不得羞恥旁人論。

轉過荒郊地，(重句)

急忙來到桑園里。

(詩)蚕到三眠春日長，

每日殷勤採柔桑。

剝肉補瘡成何用，

為誰辛苦為誰忙！

何氏翠屏。嫁與劉班郎為妻。不幸丈夫、公公相繼病亡，丟下婆媳二人，家業蕭條，日食難度，只得養蚕度日。待我轉到桑園。

(唱“風入松”)

只因家貧無依靠，

向桑園採取柔桑。

只見桑葉嫩非常，

我且將纖手高攀，

怎禁它零露漙漙，

濕透我遍体衣裳。

〔內馬嘶聲。〕

忽听人馬鬧嚷嚷，

未知何人到這廂。

桑叶收拾筐籃內，(重句)

將身躲在大道旁。

〔李道宗、張杰上。〕

李道宗：(唱“駐馬廳”)

尋芳玩景，(重句)

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張 杰：來在花園。

李道宗：待我走馬而進。

(唱)揚鞭走馬到西郊，

萬紫千紅斗妖嬈。

無邊美景觀不盡，

呀！

抬頭但見美多姣。

生得來千嬌百媚，

珠唇半點似櫻桃。

巧丹青難畫難描。

好一似活觀音，站在普陀，

廣寒宮降下嫦娥。(重句)。

(向張杰)前去問來，那婦人家住在哪裏？姓甚名誰？

張 杰：那位娘行，為何一人在此採桑？

何翠屏：客官請听：

(唱“風入松”)

家貧無奈來採桑，
養春蚕侍奉姑嫜。
丈夫不幸身早亡，
婆婆年邁鬢髮蒼。

李道宗：既是丈夫亡故，何不另嫁高門？

何翠屏：客官！

(唱)我虽是村野之妇，
喜的是節操冰霜。
縱有富貴何足羨，
为良人，恩愛長！

李道宗：(唱其二)

娘行美色世無双，
頓叫人色胆顛狂。
若得与咱偕連理，
不枉人間走一場。
請娘行移步过山崗，
同到那神仙洞府，
咱与你，效鴛鴦。

何翠屏：好賊！

(唱其三)

無端賊輩恁猖狂，
出此惡言把我伤。

李道宗：娘行不必發怒，我非別人乃当朝皇叔李道宗。你若
順从於我，富貴不小啊！

何翠屏：千歲。

(唱)你既是当今皇叔，
宮庭中豈少紅粧？
翠屏願效文禽鳥，
烏鴉不敢配鳳凰。
我本是斗雪寒梅，
浪蝶遊蜂誰敢採！
当穩重，莫瘋狂。

李道宗：(唱其四)

無知輩，惱人腸，
頓令人怒滿胸膛。
來朝撒下天羅網，
難逃脫，這災殃。

何翠屏：(唱其五)

勸你不必逞豪強，
我豈惧惡言欺誑。
你既是当今皇叔，
為何逼人妻房？
我縱然奈你不何，
自有个天理昭彰。
呢呀！婆婆娘！
媳婦辛勤奉姑嫜，

遭不幸，遇強梁，

這場羞辱怎敢當。

也罷！

拚一命，碰石亡！

張杰：稟千歲，那婦人碰石而亡！

李道宗：待孤看來。唉！你这婦人，不從事小，何必輕生。真是可惜！帶馬出桑園去。正是：

（念詩）

佳人惹動我風流，

大好姻緣難強求；

一顆明珠落海底，

不是冤家是對頭。

太可惜了！張杰，帶路回宮。（同下）

第二場 鳴 冤

人 物：四白套、薛仁貴、劉母、李道宗、張杰、四紅套

〔四白套、薛仁貴上。〕

薛仁貴：（唱“水底魚”）

朝罷歸來，（重句）

馬前兒郎把道開。

太平無事，

黎庶樂春台。(重句)

〔刘母上。〕

刘 母：(唱其二)

海底沉冤，(重句)

特來跪馬前。

高懸明鏡，

百拜叩青天。(重句)

薛仁貴：爺乃武職，不理民情，開道！(轉道。刘母一擋)

刘 母：(唱其三)

再訴奇冤！(重句)

二次把馬攔。

我有冤屈事，

大人要見憐！(重句)

薛仁貴：这妇人兩次三番，攔馬叫苦，其中必有冤情。左右帶她上來！

龍 套：王爺叫你！

刘 母：見過王爺。

薛仁貴：我先問你，是軍家或是民家？

刘 母：我是庶民之家。

薛仁貴：你爺不理民情。

刘 母：我虽是民家，告的却是軍家！

薛仁貴：啊！你且訴來！

刘 母：容訴！

(唱“一江風”)

听哀訴：

我本是良民妇。

不幸夫君身早亡，兒命夭。

兒难效曾參行孝道，

做了个顏回喪命早。

只有媳妇与老身，居孀苦熬。

媳妇南園採桑去，

見塵途車馬紛紛，

只道是來往官員，

一霎時躲避不及，

便撞着狂徒輩。

薛仁貴：狂徒是誰？

刘母：李道宗。

薛仁貴：住口！他乃当今皇叔，你敢告他！

刘母：（唱“搖板”）

呢呀！王爺！

又道是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

王爺！

他本是当今皇叔，宫中豈無尋樂之处，

何故改裝私出，遊玩在西郊外。

見了我媳妇姿容，他要强逼为婚。

我媳妇不从，逼得她走头無路，她竟自碰石而死了。

王爺！可憐她一命喪荒丘！（重句）

呢呀！王爺！

又道是：“養兒防老，積谷防飢”。

丟下老身一人，却把誰來靠！（重句）

薛仁貴：（唱其二）

听原因。

惱得我心如火焚。

不由人，怒不平，氣難忍。

奸賊何故欺庶民。

遊玩西郊地，如此胡亂為。（重句）

呢呀！貧婆呀！

你不到爺台前申冤，猶則小可，

你既到爺台前申冤，你憂慮怎的，煩惱何來。

貧婦休啼淚，免悲哀，

我定與你把冤申。（重句）

帶下去！（劉母下）左右，李道宗可曾回宮？

龍套：还未回宮。

薛仁貴：轉到御街去。

龍套：是。

〔李道宗上。〕

李道宗：（唱“水底魚”）

躍馬揚鞭，（重句）

富貴人欣羨。

西郊歸來，

不覺日色晏。（重句）

龍 套：(吼)唯！

李道宗：前去看來，是何人的道兒？

張 杰：(看)是平遼王的道兒，

李道宗：叫他讓道，爺要回宮，

張 杰：皇叔駕到，叫你們快快讓開，

龍 套：稟王爺，皇叔回宮，請王爺讓道。

薛仁貴：請千歲留步，說王爺有國事商議。

龍 套：請千歲留步，平遼王有國事商議。

李道宗：好嘛！

薛仁貴：皇叔遊玩西郊歸來了？請坐。(同坐)

薛仁貴：恭喜王爺，賀喜王爺！

李道宗：何喜之有？

薛仁貴：千歲在桑園納寵，豈不是喜么？

李道宗：此事未成，提他則甚！

薛仁貴：哼！千歲！有人將你告了！

李道宗：縱然有人將我告了，我想也沒有那道衙門敢准！

薛仁貴：下官就准了。

李道宗：你么？

薛仁貴：嗯！

李道宗：也沒有什麼對証啦！

薛仁貴：豈無對証，來！傳喊冤貧婦。

龍 套：傳喊冤貧婦！

、 (劉母上。

薛仁貴：千歲，你的對証來了！

李道宗：在哪里？

薛仁貴：在这里！

刘 母：你就是李道宗！为甚么活活逼死我家媳妇？

李道宗：你是何人？胆敢在我皇叔駕前，如此無礼！

刘 母：好贼呀！無故逼死民妇，自不知罪，反道我老婆子無礼，真真豈有！我今天跟你拼了。（碰李）

薛仁貴：帶下去！

李道宗：薛仁貴，你乃是武職，擅准庶民詞狀，該当何罪？

薛仁貴：住口！千歲身为皇叔，竟在郊外逼死民妇，該当何罪？

李道宗：这个……薛仁貴，我要問你，你吃的誰家的飯？

薛仁貴：朝廷的飯。

李道宗：做的誰家的官？

薛仁貴：做的朝廷的官。

李道宗：官从何來？

薛仁貴：乃是我汗馬功劳掙來的，又非聖上無端恩賜。

李道宗：我乃当今皇叔啊！

薛仁貴：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！

李道宗：量你也不敢把我怎样！

薛仁貴：我要奏明聖上。

李道宗：奏本就奏本，我还怕你不成！

薛仁貴：（念詩）

惱恨皇叔太無礼，
不該仗势把民欺。

要把朝廷綱紀振，

任你皇親與國戚！

〔怒下。〕

張 杰：千歲，薛禮不辭而去！

李道宗：可惱，張杰，帶馬回宮！

〔連場進宮，四紅套迎上。〕

李道宗：可惱！薛禮竟敢與我作對，張杰快快與我用上一計，
將他除却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

張 杰：千歲要計，這也不難。明日上朝奏上一本，就說薛禮
有謀反之意。

李道宗：有何為憑？

張 杰：在午門之外，題寫反詩。

李道宗：怎樣題法？

張 杰：啊！有了。

（唸詩）

殘星不明被月掩，

赭袍怎比白袍鮮。

蟠龍有日生頭角，

要乘風云上九天。

李道宗：好詩！

（唱“駐雲飛”）

妙計堪誇，

好一比烏江逼霸，

仁貴太無禮，